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母亲读书(外一首)

陆宝华

母亲喜欢,床前明月光
也喜欢,春眠不觉晓
与月光和春天早上有关
也无关。母亲喜欢说白话
月光和春天早上靠直白
成了母亲的知己

我发表的月光和春天
母亲读出不解,或者
自己故意写得晦涩
怕直白成为别人眼中的肤浅
母亲从不回避
自己只读了五年书

但是我们都喜欢
饱满的谷子和丰腴的土地

喝水的舀子

母亲用舀子喝水
苍老的器物,变成水杯
没湖喜欢的茶
只求解渴

母亲喝过我剩下的水
我也未嫌弃过
女儿用过的杯子
却刷洗舀子喝水的痕迹
舀子的苍老
拉拽着母亲和我的距离

舀子,我老时喝水的杯
女儿将来喝水的杯
把母亲和我喜欢的茶
女儿喜欢的咖啡,都湖上一
一口同饮,杯里相融
看苍老的母亲任性如女儿

(作者单位: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检察院)

溯溪

李立峰

瀑布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又像一场大戏的结尾
吸引我溯溪而上

拒绝平庸直叙,一会儿是之字
一会儿是人字,一会儿是一字
溪流的行走如此率性

我猜,它应该姓苏
写的苏体——不可居无竹
于是茂林修竹
于是临水而立

浓荫处,溪流会慢下来
用一处处清潭盛放亭台
用长长的堤岸款待诗酒

如我一般,骨子里住着苏东坡
行走才会如此肆意
而且超然

读书梁,思乡台,盼郎归
大概率,溪流也是东坡的门生
在竹子上书写一篇长诗
九曲回肠是它的谋篇布局

没于时光深处的何止是崖刻
有的人成了雕塑让人仰望
有的人只留下酒坛,了无痕

溪流是山诞下的婴儿
溪流是山流下的眼泪
溪流是山吟诵的诗行

溯溪而上的时候
我为自己生命的河流建造堤岸
并在东坡种下了一行新竹
在南坡种下了几棵荔枝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



水韵 冯焯摄影作品

南面的一个人口,朋友说想吃烤毛蛋,见人口东边一位中年妇女站在电动三轮车旁,三轮车上摆放着五香烤毛蛋、火腿肠之类,我便买了10元钱的烤毛蛋。

就在中年妇女忙碌之际,我发现她右胳膊上没手,用缝好的黑袖套把胳膊裹得严严实实。“你的手咋搞的?”我下意识脱口而出。中年妇女没有回答,面色突然变得阴郁起来,眼圈瞬间红了。也许我的这句话触碰到了她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过往。此时,我尴尬地立在那里,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了。朋友见状,踢踢我,嗔怪道:“多话!”

一时我倒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起来。也许对我来说,成长的路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记忆,镌刻于心。

(作者单位: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检察院)

隆起好大,把已是很大的检察服撑得滚圆。

很多同志到了医院,想见一见老张,说几句宽心的话,但此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消除老张身上的病痛,消除他日渐绝望的悲哀……大家都默立在老张的床前。也许是老张看出了大家欲说无话的境地,吃力地想从床上坐起来,但他探了探身,没能坐起来。守在老张身边的两个同志帮他加高了枕头,轻轻扶着 he 靠在床头边。大家此刻才发现,老张花白的头发长而凌乱。一位同志说:“老张,你该理一下发。”老张强露出一丝笑容说:“这不,昨天刚准备理发,谁知催命鬼来得急,就把我带到医院里来了。”大家的心情又一次沉重了起来。检察长说,平时大家都很忙,对干警,对老同志关心不够,当真正发现病重时才感到愧对大家。老张说:“不不不,又还累大家来看望我,恐怕这一辈子也不清了。”

女同志剥了香蕉给老张吃,老张只吃了半根就放下了,说:“你们都回吧,工作这么忙……”我们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安慰老张,加之几乎快要冰冻的氛围,大家揣着一颗沉重的心,惴惴不安地离开了医院。

4.

老张的妻子在科里向我们哭诉了这样一件事:“他从乡下来,脱了鞋对我说,你怎么搞的,纳的鞋越来越小,老夹我的脚,以后把鞋做大点。临走时他换了一双球鞋。一个多月他回来后还是说鞋太小,老夹脚。我就奇怪了,难道是脚长了?我不信,就量他的脚,那是我纳的鞋不合他的脚,是他的脚肿了,可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是糊涂人啊,就是不吭一声。”这话真让我们揪心。

老张的妻子说,他从不把他的命当成命,他心里只有他的工作。

今年4月26日,我驱车来到穆家村,亲眼目睹了这里已在使用的一孔孔水窖。我走访了十几户村民,看见他们正在用窖水洗麦子,浇果园,饮牲畜。当问起老张在这里工作的情况时,村民说:“老张是个大好人,啥条件都不讲,自己从沟里担水吃,帮助我们搞地膜覆盖玉米,抗种洋芋。挖水窖许多人理解,老张就大讲水窖的好处,挨家挨户动员,还亲自动手挖坑,搅拌混凝土……”

村民们知道老张患肝硬化仍在医院里,就问:“老张病了,不知好了没有?他全是为了我们才累病的呀。”村民马瑞民说:“我用上了老张帮我修建的水窖,果园能浇上水,等果子熟了让他来尝尝鲜。”

我们整理好老张的事迹还没来得及打印寄发,他就于5月8日悄然离开了我们,而我知道老张去世的消息已是5月9日。恰好这天下了夏雨,这也是平凉入夏以来的第一场雨。我望着蒙蒙雨幕,心里忍不住想,这雨水可是为老张而流……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检察院)

示:“不会让你们为难,病治好了就出院。俺说的话,一个吐沫一个钉子。”

过了一周,伤者没有出院。亲戚着急了,打电话给我说:“俺这样先交住院费,也不知道她能住几天?”

我让亲戚耐心点。又过了一周,我给中间人打了电话,请他去问问伤者治疗怎么样了,看看伤者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

两天后,中间人说想在医药费外,让亲戚再给点钱,然后告诉了我一个数字。

“出尔反尔?”亲戚有点生气。

“人家没有漫天找你要价,这钱我先帮你垫上吧。”我又安慰了亲戚一通。最终,亲戚去道歉了,钱也给人家了。我代表亲戚去给伤者办出院手续时,伤者当事人满脸笑着说:“如果那天你不去医院,俺也不会来吃这顿饭,事情就不会解决得这么圆满。”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检察院)

邂逅

柯晓

以走了。”对这位残疾小伙子的服务我感到很满意,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卤菜店已经关门倒闭了,你可以到东边店去买。”他告诉我。我摇摇头,因为他所说的那家店我去过,菜品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那就再给我来一只烤鸭吧!”站在那里,我几次想张口问问他的手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终究没有说。也许一次看似关心的问话会伤及他的内心和自尊。

烤鸭弄好,递给我,他叮嘱,塑料袋不能捆得太紧,不然就不焦了,

影响烤鸭的嚼劲。微信扫码,我说:“是不是46元?”他说:“两只45元就可以了。”临别,我冲他笑笑,只希望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不久前,与朋友一块到河南信阳龟山湖风景区观景。龟山湖风景区其实离我老家还不足5公里,我老家在紧邻淮河北岸的河南正阳,而景区就在淮河南岸的罗山境内。那时没跳出老家大门时,我还不止一次划船过河去过那里,与老家景况别无二致。不过,最近这些年,很多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已撒腿阔步向前了。在风景区

掏出烟递给村民,蹲下身子和他们闲聊,不知不觉,老张就打听到我们要找的证人。事后老张对我说:“你说话不能硬邦邦的,要和颜悦色。”

3.

平凉地处陕甘宁交界处,流动人口多,形形色色的犯罪时有发生,尤其是贩毒、拐卖人口、抢劫等,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刑检部门通常要加班加点才能与公安机关保持相同的工作节奏。尤其是晚上加班,没有夜餐,更没有加班费,肚子饿了也没有地方去买吃的。每当这时,老张就宣布:“到我们吃酸汤面吧,管你们饱。”大家一听就雀跃起来,一起涌到老张家的。

老张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时常把笑容挂在脸上,总是乐呵呵地与我们这帮晚辈闲聊,无拘无束。他家的酸汤面很地道,想吃的人,他来者不拒。老张常说:“我是农村人,不管走到哪里,农村人的本色不能丢。”人们称老张就像黄土塬上的牛,勤劳耕耘,默默奉献,一步一个脚印。

平凉市脱贫攻坚战拉开序幕的那年春天,老张被市委指派到康庄乡偏僻的穆家村搞扶贫,主要任务是解决当地群众的饮水问题。老张这一去就是半年,直到圆满完成任务才回到单位。院领导曾去过几次穆家村,回来都说老张干得很好,成绩很大,大部分村民用上了水井。

老张是3月去的穆家村,匆匆办理完手中的案件就进山了。他与我们分别了好长一段时间。9月,他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大家都围着他问这问那。他说:“没啥,总算完成了任务。”时隔不久,穆家村的村民送来一面锦旗,我们才知道老张负责的雨水集流工程提前完成了任务,并被评为样板工程。

有一天,老张的妻子突然来到科里称,老张不行了,站不起来了。大家都很惊慌,纷纷赶往医院。肝腹水,晚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医院看到老张隆起的小腹、浮肿的腿,我们心中不忍。我们都问:“老张,你为什么有病瞒着大家?为什么不早点治病?为什么要去搞扶贫?”老张强笑着说:“我没什么大病,不过是感觉腹部痛,吃点胃药就能顶一阵子。再说我已经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再也干不了几年了,应该多干一点……”我们无言以对,热泪在眼眶里打转。老张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也掉下了泪水……

老张出院了,出乎意料地出院了。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提开水,打扫卫生,耐心接听一个又一个举报电话,认真接待一个又一个来访者……

不久,老张又一次住进了医院。他的病情很糟,住院也在意料之中。住院前他的精神状态就很差,上楼梯得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脚踉跄不上楼梯的台阶,手扶着楼梯扶手吃力地往上爬。大家看到他的脸消瘦得厉害,眼窝也深陷了下去,尤其是肚皮

查,费时费力,骑自行车常常不是人骑车,而是车骑人。记得他主办的一起抢劫案,为调查核实证据,我们很早就赶到了草峰镇,询问证人已是下午6点多钟,我想该回家了——我的一位朋友吩咐我到车站接站,此刻的我心急火燎。晚上8点多了,老张又到几户农家了解案情,几乎是拉家常似的促膝谈心,而我插不上嘴,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老张办案就这么个劲儿,案件头头尾尾都要数落得清清楚楚。他跟我说:“办案子主要是抓证据,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否则到了庭上我们就哑巴吃黄连了。”

1994年冬季,因一起伤害案我们赶到了大秦乡补充侦查。在看守所,被告人喊冤,道出了仍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员困难重重——此前,公安机关经过大量走访,未取得任何有价值的证据,而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不得而知。在大秦乡,我和老张在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对这起案件的参与人一一“过筛子”。

塬上风大,穿着大衣仍冻得瑟瑟发抖。老张说:“你这年轻人怎么就不挨冻?”我说:“我当兵那阵儿留下了关节炎,早就不能挨冻了。”说完我即刻后悔了。老张也当过兵,身上留下的伤病比我重。

一整天下来,我们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干粮,尽管社长准备了饭,但社长与案件被告人、被害人、证人均有亲戚关系,而全社的人都同属一个很大的家族,为此,我们只能挨饿了。老张说:“小张,今天没什么结果,明天还得来。”第二天,我们采取隔离讯问的方法,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终于挖出了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犯罪嫌疑人。

也就在这一年,老张光荣地当选为平凉市劳动模范,胸佩大红花。

下乡调查取证,交通不便,一会爬山,一会下坡,一会蹚河,遇到下雨天就淋成落汤鸡。有一年春季,我与老张到草峰乡大盘村询问一位被害人,没到村子就遇上了暴雨。我们开始跑。我跑出了很远,没见老张跟上来。我又往回跑,见老张蹲在地上,双手按住肚子。我问:“老张,你咋了?肚子疼?”老张伸手拉住我:“老毛病又犯了,肚子疼得厉害,咱们找个地方躲雨吧。”穿过浓浓的雨幕,我们找到了放羊人躲雨的土窑洞,洞内凌乱地堆放着些许杂草。太好了,这下可以暖和一阵子了!老张躺在草铺上,点上一支“圣地”烟,津津有味地吸了几口,肚子也不疼了。

被害人的家在一个地桩子下的窑洞里,窑洞被烟熏得漆黑。询问完被害人,我们准备离去时,被害人用布袋子装了十几个鸡蛋硬要送给老张,老张双手推了回去,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知道你们生活不宽裕,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吃吧。”

又一个夏天,我与老张翻山越岭,来到一个叫鸭儿沟的村子,崖畔上的农民正在种地。我找了好几个人想打听证人的住处,均被拒绝。老张

道歉

李兆军

主动道歉,人家不出院,那医药费迟早你要给的。”

“现实中,因为口角之争,进而发生肢体冲突造成伤害的很多。如果构成故意伤害罪,没有赔偿谅解,那是要被判刑的。即便坐牢了,医药费还是要给的。”然后我跟亲戚讲述了一些类似故意伤害案的判例。

亲戚知道我不是在吓唬他,半天才说:“俺不如你懂法律。俺当时也是冲动了,她拿镰刀柄撞俺时,俺干吗去夺她的镰刀呢?这个时候俺去给人家道歉,人家也不一定接受啊。他们家不好说话的!她要狮子大开口,我就冲这点地也没那么多钱给啊。怎么弄好?”

“你没跟我说了,那伤自己不小

非虚构作品展



陇东塬 秦川摄影作品

陇东塬上的牛

张旭升

低、孩子多、爱人没有工作、子女没有安排,家里时常陷入经济拮据的困境。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对工作的情感和信念。他有一句口头禅:“人嘛,都要知足,不能站在这个山头看那个山头,经常看就花了眼。”

在他任党小组组长的七年时间里,起诉科党小组年年是院里的优秀党小组。

2.

平凉多山地,出门是山、坡、沟、梁、峁、台,询问证人、补充侦

那天中午,朋友叮嘱我买个菜带过去。朋友既然说了,我没法推脱。

从单位前面的那个十字路口向西有200米左右的样子,街道南边那家超市朝北的窗口处有卖卤菜的。一位老人和一位中年男子在那里操持着,也许他们是父子俩。卤菜味道还算可以,之前我曾经在那里买过几次。骑电动车走到那里,随便瞟了一眼,卖卤菜的窗口内好像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正好街道北边有一个卖烤鸭的小摊,先买只烤鸭再去光顾吧!

“烤鸭多少钱一只?”

“23元钱一只。”一脸瘦削、大约30岁的青年男子答道。

“是不是可以便……?”“宜”字刚跑到嘴边,我瞅见了他那只左胳膊,没手,一只光秃秃的残肢裸露在袖口外。见此情景,我有些不忍,赶紧把话打住了,随即改口道:“来一只。”

那天中午,朋友叮嘱我买个菜带过去。朋友既然说了,我没法推脱。从单位前面的那个十字路口向西有200米左右的样子,街道南边那家超市朝北的窗口处有卖卤菜的。一位老人和一位中年男子在那里操持着,也许他们是父子俩。卤菜味道还算可以,之前我曾经在那里买过几次。骑电动车走到那里,随便瞟了一眼,卖卤菜的窗口内好像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正好街道北边有一个卖烤鸭的小摊,先买只烤鸭再去光顾吧!

“烤鸭多少钱一只?”

“23元钱一只。”一脸瘦削、大约30岁的青年男子答道。